



接指向这一传统意义上的“重工业”行业，甚至使其出现“消费化”和“轻型化”的倾向。最后，随着中国工业总体国际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提高，机电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为世人所瞩目，进一步强化了该高增长产业群的增长后劲。

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过去 20 多年中，乃至今后较长时期，重化工业的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各方面需求的集中体现之一，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不可回避也不可逾越的过程。这种必然联系使我们可以一定意义上将该产业群的增长直接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否认其发展的必然性，或者否认“重化工业”趋势的必然性，无异于否认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必然性，否认工业技术水平提高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必要性，否认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最终否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然性。

五、2020 年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趋势分析

1. 资源短缺与“新型工业化道路”：新阶段我国工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内容的根本变化

从我国工业结构内在矛盾的基本特征看，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在居民消费需求迅速扩张的推动下，消费品工业经历了一个“补课型”的快速扩张时期，并较快地完成了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以生活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发展阶段）和第二阶段（以重化工原材料为主的发展阶段），但我国消费品工业是依靠进口设备、零部件和关键技术发展起来的，缺少国内基础工业特别是装备工业的广泛支持，缺少自我发展和创新能力。进入 90 年代中期，在买方市场特征日益突出，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势下，企业只有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档次才能求得发展，原有工业结构的内在缺陷便凸现出来，并成为限制企业发展的瓶颈，工业结构升级的主要矛盾也开始由资源供给，转到工业技术开发创新能力方面。应该说，从9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中国工业的结构升级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格局的逐步展开，资源瓶颈问题重新凸现。尽管这一轮短缺发生的背景有所不同，表现方式也有新的变化，但其实质与前两次的短缺没有大的差别。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这种局面的反复出现是否有其必然性，是否可以避免再次发生。

多年来，我国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总体上一直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导致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每次发生大的“瓶颈”制约的情况下，总是以政府采取行政手段，从需求面压制高增长的行业，尤其是高耗能的行业为主要方式的紧缩性政策，来人为地平衡供求结构，瓶颈行业的发展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反，由于每一轮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高速增长产业群背后都有消费结构升级、国际化、技术进步等等原因在促动，往往是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人为限制这些行业的生长以平衡瓶颈行业的供求，不仅违背经济增长规律，破坏了经济增长的自然机制，而且加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

毫无疑问，能源和基础设施短缺将是贯穿今后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最重要的约束条件。而传统的政策和战略手段已经被实践证明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解决问题的真正出路在于在“新的发展观”指导之下的工业结构的调整战略，即发展附加价值高、能效高、节约能源的现代工业体系。实



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手段在于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提高能源的使用成本。能源成本的提高，一方面可以促使企业为提高自身经济力不断从节能方面进行努力，同时可以对高耗能工业的增长产生一定的制约和引导作用，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和能源短缺的矛盾问题。从政策层面看，这一战略的意义在于将政府政策从直接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转向配合市场力量，通过环保、能耗标准和技术水平的要求，提高产业进入的壁垒，强化高成本对产业结构的节能化、环保化转变的作用。另一方面，高成本也可以强化社会各方面对“瓶颈”领域的投资，加强供给。尤其是在我国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可以促使国内产业发展中更多地从全球范围获取资源，尽快打下坚实的工业基础。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资源短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经济发展的手段才有解决的可能。

就具体产业或产业群的发展趋势看，工业发展战略的转变，将首先表现在，传统的对资源依赖较强的消费品工业，如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等的发展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市场约束，而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适应的消费品工业的增长将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如旅游、教育、文化和娱乐等产业的发展将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另外，随着能源、原材料和基础设施等上游行业相对价格的提高，一部分资源开始从消费品最终生产环节向零部件生产、材料工业等工业生产的中上游环节转移以寻求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能源、原材料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快速发展。参考美国等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的经验，这一过程在中国将可能持续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其次，



在能源成本上涨和环保等压力下，传统生产部门的设备更新和新型设备的建设将使设备投资大量增加，形成对装备工业的巨大需求，并将通过对装备工业改造升级的要求，对材料工业、基础零部件工业和工业基础技术的发展产生影响。最后，高度加工化产业将主要集中在新一代工业消费品产业和设备制造业，这两个产业群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并带动材料工业、基础零部件工业等一系列产业的改造、创新、升级，这些产业的创新升级活动反过来对装备工业形成需求，并推动装备工业和新一代工业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能源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不断加快，并有可能适度超前于经济发展。

2. 城市化步伐加快对我国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取得长足进展，但总体上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参考国际经验可以看出，我国已基本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预计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城市化发展速度将比目前加快一倍，达到年均增长2~2.8个百分点左右，城市化将成为推动我国下阶段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之一。城市化步伐加快将首先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解决制约我国结构升级的瓶颈，推动三次产业结构“自然演进”的步伐。其次，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将加大对住宅、交通、水、煤气、邮电等一系列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其中住宅和交通需求对多数工业行业特别是汽车、建筑、建材都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并间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最后，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对收入结构和消费习惯的改变有直接作用，从而带动整体消费结构的升级，拉动食品加工制造业、饮料业、家



用电器等消费品工业的发展。

3. 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产业将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开始跨越 1 000 美元大关，居民消费形态开始发生重要变化。过去几年，汽车和房地产的快速增长，及在其带动下形成的一批高增长产业集群，都充分地证实了消费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巨大的推动作用。到 2020 年，按照 GDP 翻两番的速度估算，居民人均收入将达到 3 500 美元的水平。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一阶段往往是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最快，从而带动经济增长速度快速提升的重要时期。尤其是考虑到中国 14 亿人口，这一阶段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爆发出来的增长带动力量将是史无前例的。另外，我国经济至今仍未摆脱二元经济特征，农村居民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 40% 左右，消费结构不在同一档次。这就决定了中国多层次的消费结构转变将同时发生，从而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带来多层次的动力。

总体来看，未来二十年将是中国居民消费结构从衣食和部分用的需求，向提高住、行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阶段过渡的关键时期，住宅、轿车、轨道交通等社会基础设施，通讯及其他新型电子产品、文化娱乐、旅游、社区服务等将成为重要增长点，并相应带动建筑、建材、机械、石化、电子等工业部门的较快增长。与此同时，随着农村人口向非农业和城镇的转移而带来的收入提高，将会增加对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并拉动这些产业进入一个新的较快增长期。

4. 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将成为影响产业格局的重要因素

在全球高科技产业飞速发展的带动下，我国高技术产业